

XUE BAO
HOU
ZUI HOU
DE
SHI PIAN

江
洋
才
让
著

或
最后
的诗
篇

雪
豹

SPM

北方出版社
广东人民出版社

江
洋
才
让
著

XUE BAO
JIAO
ZU HOU
SHI PIAN

雪豹

或

最后的
诗篇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雪豹, 或最后的诗篇 / 江洋才让著. —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8.9

ISBN 978-7-218-13105-4

I. ①雪… II. ①江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172649号

XUEBAO, HUO ZUIHOU DE SHIPIAN

雪豹, 或最后的诗篇

江洋才让 著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 版 人: 肖风华

责任编辑: 汪 泉 陈泽航

装帧设计: 八牛设计室

排 版: 广州市奔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责任技编: 周 杰 吴彦斌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 话: (020) 83798714 (总编室)

传 真: (020) 83780199

网 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 刷: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9毫米×1092毫米 1/32

印 张: 8 字 数: 150千

版 次: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3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 (020-83795749) 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020) 83795240

目·录

contents

◎ 大树下面	1
◎ 卓根玛	17
◎ 男神班嘎	34
◎ 风事墟村	55
◎ 老灵魂	70
◎ 达瓦赛马	95
◎ 一个和四个	111
◎ 车祸	126
◎ 逃命	139
◎ 一页村志	157
◎ 雪豹，或最后的诗篇	170
◎ 午夜的孩子	189
◎ 事关拉巴	209
◎ 羊皮记	225



大树下面

我似乎提不动手里这小小的念珠了。很多时候，假牙在我张嘴的瞬间和我唱反调。我说，哎呀呀。它就不给我面子哗地从我的嘴里跳出来，落在地上。我俯下身子在土尘中寻找。手一摸，一排湿乎乎的东西出现。我把假牙放到嘴里，呸，呸，呸地吐着满嘴的土。我想，自己活得真像一把朽掉的老骨头，要被扔到山上的天葬台了。我一直坐在大树底等死。可是一天天，我这孤老婆子不但没有死去，反而活得好好的。

他们见了我，问我：“老阿妈，你高寿几何？”

我不说话。我知道我树皮一样的老脸，已经告诉他们我的年龄已经很高了。

他们把钱扔在我罩着袍子的双腿上。心里头对我的猜忌像是一口锅里的水被烧得翻腾。“这个老太婆天天坐在大树下要干什么？”“等死！”“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”“等死”，这个词太可怕。他们认为我不能这样。可是我真的是在等死。这一点千真万确。我坐在树底的一块大石头上。石头上铺着一块干羊皮。我常常听到干羊皮

在和我说话。它说：“老太婆，你越是这样越死不了。”我说：“顺其自然，什么时候该死我就会张开手臂欢迎它。”我从没打算要活很长时间，可是我已经活得够长了。我的亲人一个个都走了，还有一些亲戚他们不会认我。我毫不在意自己的存在让他们难堪。他们总是对每一个怀疑他们不照顾我的人说：“那个老太婆怎么会是我亲戚呢！你们掰着手指算算，哪一辈、哪一个人和她是亲戚，你们说？”有一段时间，他们的质问变得咄咄逼人。因为，我活得太久了，好多人不记得我是谁的亲戚了。他们把眼一闭，把赖皮的话一说，好像真的就没那么回事了。即使我不记得每一个与我沾亲的人，但他们是我家亲戚的事实像六字真言无法改变。可我却一点也不在意，因为我从不提我那些可怜的亲戚。

是呀，人们忘了我叫什么名字。

我自己也忘了。

所以，有人怀疑我根本不是这个县城的人。“怎么会呢，你小时候光着屁股在河里玩耍，被一条鱼咬了水管，不是我帮你把鱼取下来的吗？”“还有你，总以为自己是格萨尔，从大树上跳下来，不是我接住了你，现在你应该是个瘸子。”说这些话，我总是能吓住他们。

他们看着我。我的脸黑黑的，一点也不慈祥。

我坐在一棵大杨树下，这棵树有些年头了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的阿爸阿妈就夸张地告诉我，它的年龄比草原上长者的年龄加在一起还要大。就在前几年，这棵树突然



改变了身份。一个神叨叨的胖子，说这树据他考证是格萨尔王曾拴过马的树。这样，我坐在树底的石头上，左侧硬生生就多出了一块水泥碑。碑文上用藏文刻着“格萨尔王拴马树”。上面的汉文我看不懂，我想那是对碑上藏文的翻译。从此，来瞻仰这棵树的人越来越多。人们给树披挂上五彩的经幡。而坐在树底下，我自然而然地被他们施以恩惠。他们抛给我一些钱，千真万确那些钱是给我这老太婆的。我常常用它们买茶叶、糌粑和蜡烛。多余的还可以点几盏酥油供灯。夜里，我睡在离大树不远，一个被闭关僧废弃的小土坯房里。现在，这间屋归我了。谁许可的？空气许可的。黑夜也是同意了。炉子里的牛粪火轰轰地燃着。我喜欢听火燃烧的动静。从小到大，到老，到老不死，我一直觉得一个能够把火烧得很旺的人，灵魂是不会冰冻的。尽管我的动作很慢，比捻动手里的念珠快不了多少，但我确实能够烧起一团火，滚烫一壶茶，然后用我的假牙慢慢地嚼食糌粑。

没有这副牙我真的会饿死的。

牙是民政局的人出钱给我装的。他们要我搬到一处大院。他们说我这小屋连电也没有。可是我不需要电，更重要的是我离不开这棵树。所以，我誓死不从。局长看到执拗的我，满口的牙不剩几颗。他就说：“那我帮你装一口假牙吧。”

我一直不明白我为什么离不开这棵树？我想了很久，一个老不死的人也会有自己的想法。这是个不争的事实。

我常常困惑地看着大树，树上的叶子像铜鳞片哗哗地碰撞。我一天听不到这声音，就会失落。到了冬季，树上的叶子落光了，我听着风把树枝吹得嗖嗖响。我的耳里常常充满它的回音。冬季下雪时，我坐在这块冰冷的石头上，臀下那块干羊皮也冻得嘎嘎响。扫雪的清洁工桑西，总是问我：“老阿妈，你冷吗？”到了这时候，我只好装傻充愣。我不愿别人为我担心。我说：“什么，树会冷吗？怎么会。上了年头的老树皮不怕冷。”桑西笑嘻嘻地看着我。她了解我。这一次，我只好如实回答：“不冷，我真的不冷。”这个可怜的桑西，没有男人要的姑娘，长得真是说不上好看，但却有金子般的心。可这年头，谁还看你的心亮不亮堂。我捻着念珠真心为桑西祈祷。但愿这可怜的姑娘能嫁个如意郎君！也许，没有也许。就这么，桑西每天都会见到我。每个寒冬的寒风里，只要她看到我端坐在那块石头上，头发上披着雪，她就会惊讶地把自己的手塞到嘴里，发出很闷的叫唤。我知道她是在感慨我挺过了一个又一个冬夜。我怎么能被冻死呢？我顺路顺坡捡拾的牛粪柴火在小屋旁堆了那么多。到了寒冬的夜里，风吹着那些燃料上盖着的油布（这些油布大多是我从工地拣来的），发出哗啦啦哗啦啦火焰抖动的声音。在那时，我总会梦到自己年轻时的样子：我真的很漂亮，皮肤像一面鼓绷得紧紧的。一群雪白的羊围着我，我就站在这棵大树下，等待着他的到来。我穿着一身揉得发白的羊皮袍，脖子上挂着的珠串，在胸前发出淡淡的红光。

我一刻也忘不了他。尽管我的记忆出现漏洞，可对他，我总是柔肠百结。我很想他，想了好久好久，以至我每每想到他曾在这棵大树下搂住我，我的心便会噗噗跳。

桑西好几次问我：“老阿妈，能告诉我你的往事吗？”

我总是闭上眼装着没听见。我感到桑西拿着长把簸箕和扫把的手在轻微颤动。对于我这样的老人来说，回忆应该是家常便饭。可是我，在这条路上却出了差错。我发现自己弄丢了好多年的记忆。桑西失望地看着我。我闭着眼睛，可心里却在祈求她的原谅。

夏天，来看“格萨尔王拴马树”的人越来越多。看到这棵树，人们自然就看到我。桑西听到一个举着小旗子的年轻人对跟在他身后的一帮人乱说：“那个坐在树下的老太婆是这棵树的守护者，她活了一百多岁。”桑西对我说起这事，我突然明白那些人为什么对着我不住地拍照。当然，他们也给我扔了不少钱。我闭着眼，念着六字真言。打心里明白，是那个胖子把这棵树变成了格萨尔王的拴马树。又是那个举着小旗子的人信口把我变成了这棵树的守护者。有一天，桑西带着一个女人来找我。我黑黑的脸，在小屋敞开的门洞里变得更黑了。好长时间，没有人来过我这里，我似乎生活在另一个世界。夜里，我只能和我床铺上铺着的两张干羊皮对话。一张用尖细的声音对我说：“老太婆，你过得太孤独了。”另一张却用粗沉的声音说：“老太婆，好好睡觉，不要老是想着回不去的旧

时光。”

那些时光确实是回不去了。可我一闭眼，就会看到自己在一片草原上奔跑。我光着脚丫，随着风的痕迹，哼着古老的谣曲。我跑啊跑啊，来到了一条小河边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。他骑着马，看着我把染了泥的脚伸到河里惬意地搅动。我脚上的小泥点像是鱼儿在水里弄出的痕迹。我不断地哼唱着谣曲：“唱歌吹笛难两顾，你要表白就清唱。不想表白就吹笛，笛声让我好瞌睡。”他在马上看着我。看着我的双腿像两个干净的白萝卜。他突然向我嚷嚷起来：“好听，教我。”我对着他又唱了一遍。他跟着唱。我闭上眼，胸膛里的心跳得噗噗响。我还像以前那么激动。他对我说：“我以后会唱着这谣曲来找你的。”那时我几岁？我记得自己的乳房在慢慢隆起。他嘴上细细的茸毛被阳光照射得闪着银光。“后来，他来找你了吗？”我身下的一张羊皮问。我没回答，而是睁开眼，再也睡不着。我点燃蜡烛，为自己仅剩的回忆流泪。我哭了。那个晚上月亮听见了我的哭声。我像是一只受伤的野狗哀哀叫唤，没有人听得到。可天一亮，我又像往常一样坐在树底下……桑西看着我从门里走出来，就对我说：“老阿妈，她叫吉玛，是我们县城报社的记者。她想采访你。”我一点好脸色也没有。我坐在门口的破凳子上不说话。

桑西看着我羞怯地说：“她是我小学同学，后来，我辍学，她却上了大学。”

桑西红着脸又说：“她把她表哥介绍给我了，也许将



来我和她就是亲戚了。”

我突然觉得自己的祈祷起作用了。

我仔细地看吉玛。我的眼睛从来没有这样盯着一个人看。我看了好久，看得吉玛局促不安。我看够了就闭上眼，我的脑海却没有出现那仅剩的回忆。而是吉玛局促的神情不断在脑子里晃来晃去。我是在干什么？一个老人，一个活着的价值只是等死的老人。现在，却要和这么多事扯上关系，我不由地感到前所未有的厌倦。

我不说话，却有兩種声音冲进我的耳朵。桑西说：

“老阿妈，帮个忙，报社给她布置了任务，要采访你守护格萨尔王拴马树的事。”吉玛说：“老阿妈，报社收了旅游局的版面费，又有县里的头头打来电话。你说，你不接受我的采访我该怎么办？也许，我的前途会就此终结。”

桑西加重央求的口吻，再次说道：“老阿妈呀，你就帮帮她吧，看在她给我介绍对象的份上。你不是一直很关心我的终身大事嘛。”我的耳里这两种声音不断交错、缠绕，我真不知自己前世做了什么，会有如此的报应。我睁开眼，她们像两尊石像站在我面前。有好多时候，我一直觉得自己坐在这棵大树下，也像是一尊破败的石像。树叶不断落在我头上、肩膀上。麻雀把鸟粪拉到我身上，白点点一片，风缓缓地吹着我。人们用他们的目光扫视我。一直以来，好多人都把我当做一个身份不明的老太婆。我该说什么？

“我想不起自己的名字，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糕的！阿

爸阿妈在我出生后肯定是跑到寺院请高僧给我取了名字。可是，那名字却被我遗忘了。我整日坐在大树底，听着人们叫我老阿妈，看着他们给我扔些钱。我用这枯干的手，在夜里把那些扔给我的钱一张张地塞到床底的饼干盒里。虽然附近村子好心的村干部上报民政局把我列为五保户，可我觉得一个没有名字的人怎么可以领取这些！工作人员在花名册里给我安了个新名叫普措。每次，在签字栏里摁指印时，我就觉得自己是冒名顶替。”

“吉玛，你这是第三次来我这儿了，像是等我的记忆恢复。你和桑西都是好姑娘，可我不但忘了自己的名字，还忘了出生年月日！”

吉玛听了我的话，说道：“老阿妈，难道你没身份证？”

我闭上眼，心里头又升起了莫名的惆怅。我的惆怅说来就来，我一天到晚都在自己的脑子里兜圈子。我有身份证吗？肯定有过。可是，它一定是随着我的好多记忆一起丢失了——民政局的人到派出所查。他们给出了答案：

“老人家太老了，电脑里没有相应的面孔能和她匹配。你们有其他的线索吗？如果没有，那我们也没办法。对于一个失忆的老人我们能做什么？”在派出所的那条长凳上，我把脸埋入双手。我闻着自己枯干的散发着一股腐朽味的手，嘴里的假牙哒哒哒地碰撞。我不止一次地认为，仅凭剩余的记忆，我就能笃定地说我出生在这里。因为，我牢记着这棵树。当然，我也记得他。尽管，他像我一样被弄



丢了名字。可是他活在我的灵魂里。

我真的想不起他的名字。

只记得他曾唱着教给他的谣曲来找我……打发走吉玛后，夜黑黑地覆盖在我的小土房。我点燃蜡烛，躺在床上。床前盛水的玻璃罐头瓶里放着我的假牙。我的假牙在清澈的水里摆出一副要咬人的样子。我想，如果他看到我现在这模样，一定会吓得不敢唱我教给他的那谣曲。

“唱歌吹笛难两顾，你要表白就清唱。不想表白就吹笛，笛声让我好瞌睡。”我闭着眼睛，听着身下的两张羊皮在议论：“他唱得不赖。”“可是他脸红了。”“脸红什么？”“风吹太阳晒。”我站在自家的屋门前，看着长成小伙的他，一脸的红光。他见到我兴奋得找不着北，我见到他心里开满了花。他轻轻走上前，和我碰了碰额。我脸红了，太阳用它的光包裹了我。直到现在我还在纳闷，那天阿爸和阿妈都到哪去了。我记不起好多事情，即使记得也搞不清发生的年代。我听着自己身下那两张羊皮的絮叨，慢慢沉入了梦乡。

我又看见了他。他的脸上凝满了血。两只手打开，双腿伸展，眼窝被血糊住，污血积在那里变成硬壳，而后随着驮牛的颠簸而开裂。这个梦我做了很久，因为它确实发生过。他死了。可我总是想不起他为什么会死？当时明明有人告诉我：“你未婚夫已经死了……”那些人站在我身旁扶着我。我的双腿像是没了力气，找不到支撑的点。我哭号着，哭声干巴巴地把草原划伤。我醒了，摸到自己的

脸竟然被哭湿了。很多年了，我想不起自己被这真实的梦纠缠了多久。我常常一个人醒来，穿上袍子，然后慢吞吞地把炉子点着，烧上一壶茶。这时候，我听着炉子里的火轰轰地呼啸，看着热热的茶冲撞着壶盖。我喝着热茶，暖暖嘴里的假牙。

我又坐在了这棵大树下。很多人看着我，又看看树，他们总是把看到的一切和格萨尔联系到一起。我总是想象他们是如何猜测格萨尔把马拴上了这棵树。“这棵树当时一定很细。可是现在，却这么粗。”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用手比划着。而后，他们的目光又落到我身上。“老阿妈，你是这棵树的守护者，我们能和你照张相吗？”我闭上眼睛不说话，我听到他们轮流站在我身旁拍照。我已经厌倦了这一切。我想说你们走开，可是这句话在我的肚子里憋着没有说出来。阳光暖暖地落下来，把我的白发涂染得一片金黄。我苍老的脸，皱纹间也有了它们的身影。

我说：“不要把我当成什么守护者，那是在说谎。”

我又说：“我只是个等候者。”

吉玛从她的本子上抬起头来：“老阿妈，你在等什么？”

我依然是那句话：“等死。”

“等死？”“嗯，是这样。”“可是，没有一个人活着是为了等死，即便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最终会那样！所以说，老阿妈你所说的其实只是个伪命题。”吉玛把她的笔咬在嘴里，大大的眼睛似乎要看穿我的灵魂。可我听不



懂她在说什么。我闭上眼，把吉玛关在外头。我不止一次地这么做。好多时候，只要我的眼一闭，眼前的人便消失了。可是这次，吉玛来到我的脑海里，她不停地对我说：

“老阿妈，我不是个坏人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”“你以为我会按照他们的意思做吗？我不会。”我似乎被她的话震慑住了。我睁开浑浊的眼睛。可是吉玛不在我面前，她走了。

我轻轻地呼唤她的名字：“吉玛，吉玛……”

我不知喊了多长时间。夜里，我身下的两张羊皮告诉我：“老太婆，你一直在喊那姑娘的名字。”我真的喊了吗？“喊了，我从来没有听到你这么大声。”我看着炉子里的火又升了上来，心想，天亮后，她一定会来。现在，我好像不只是等死了，我还在等吉玛的到来。一天天，我坐在树下，看着她经常出现的来路。“她会来的！”我安慰自己。可是，我等了很长时间。太阳，收走最后一道金线。天色暗下来，我头顶的乌鸦聒噪着飞离，它们抛下一串话，像一颗颗石子砸中我。我无法让自己平静下来。一直以为自己是冷漠的，像山上冰冷的石头。可一想到吉玛，我的心就会软乎得像一块酥油。

又一天，一个三十开外的男人找到我。他说：“老阿妈，我是接替吉玛来采访你的。”我睁开眼，听到树上的麻雀在吵闹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我低下头，侧着耳，希望他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那人又说：“吉玛一直拖着不交稿，说什么不能昧着良心骗人，最近她调

走了。”我更加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。我再次朝他靠过去，把耳朵凑到他面前，几乎贴住他的嘴。他以为我耳背，冲着我的耳朵大声喊起来：“她调到乡下教书去了。”我听得真切，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下来。我再次闭上眼，不再搭理他。心里觉得：只要我不承认自己是拴马树的守护者，你又能拿我怎么办？！可在我的耳朵里，他的话不断地像风刮进来。我听得真切，他说：“老阿妈，有关部门的人说了，如果你不承认是这棵树的守护者，那他们不会让你坐在这树下了。”

我睁开眼，一脸的惊愕。

我急切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那人说：“你坐在树下，有碍观瞻。而且，他们会搞个护栏把树圈起来。这样，你就更不能坐在树下了。”

我惊讶地看着他，从没想过自己不能坐在树下会是什么样子。我揉揉浑浊的眼睛，好像有一片树叶挡住我的视线。那人又说：“但如果你承认自己是拴马树的守护者，就另当别论。你坐在这树下，就是名正言顺，天经地义。”

“老阿妈，我明天再来，你今晚好好想想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呆呆地坐在火炉旁。好多时候，我总觉得一个老人遇到的事情太多了，没有什么事会发生在她的预想之外。可是这次，我发现自己根本就不了解这世界。我糊涂了，糊涂得使自己都没办法原谅自己了。我看着屋子里的一切那么熟悉，又那么陌生：污脏的皮箱在冥思静



想。床铺上的两张干羊皮，只要我不躺上去，它们从来只是哑巴。墙角的老鼠洞，黑洞洞地张着嘴，欲言又止。好像这一刻，世界抛弃了我。什么都要离我远去了。可是炉子里轰轰燃烧的火，却像在证实：“老太婆你不会死。你捏捏自己干枯的肉皮，骨头即使老化了，也不至于马上就断掉。可是面临窘境，你得给自己出出主意。”

天快亮了，我躺在床上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我辗转难眠。身下的羊皮因为我不停地翻身，嘎嘎作响。它们的声音好干涩。它们似乎了解我的心绪。是的，现在我更加强烈地意识到，这棵树牵扯着我的记忆。我的两张羊皮也这么认为。一张羊皮说：“老太婆，你不能不坐在这树下。为什么这里的人都想不起你？肯定是你去了别的地方。为什么你又回到这树下了，这难道不意味着什么？”我闭上眼，脑子里一片空茫。我想不起来了。我用手撕扯着自己的头发，每次这样，脑子里总是电闪雷鸣，雨下得好大，似乎要把我这老骨头泡软，泡得身上都长出蘑菇。另一张羊皮也叫嚷开了：“老太婆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如果，你决定不在这树下待了，你的记忆或许永远也回不来。”这就是可怕的现实。我当然想到了这一点。对于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坏的事？

我常常对着吉玛出现的那条路叹气。我总是感到自己对不起她。“这个可爱的姑娘，我越来越觉得她像是我的亲人。”我自言自语。好多天，像是念经一样念着这句话。夜里，我点上酥油供灯，心里念叨，我虽点不起星星